人間暖流此中尋

——波蘭行

旅遊心路

「對不起，道或許很是打擾，但我真想問你們是否想換錢。」這並非個別事例。事實上，從事黑市兌換的波蘭人，是很有禮的。遇到不想換錢的，他們還要頻頻表歉意，彷彿阻擾了別人是個很大的罪過。

在華沙，下榻的小旅館的房間內沒有茶水供應，那位殷勤的女接待員特地為我們燒開水冲茶，並在茶中加白糖，我們連連說「鄭姑娘」（波蘭語：多謝）。然而，筆者並不欣賞添糖的茶，於是那杯茶喝了兩口就倒掉，更有點抱怨她不該在茶中添糖。及至後來才發現，波蘭的水質不佳，即使是燒過的開水也有一種怪怪的鹹味，若然加糖就可以將之辟掉。

那次在華沙找一所旅舍，遊客資料中心的人告訴我們應該乘搭一輛巴士至總站下車即可找到。巴士到了總站之前一個站時，我們看到該處有一個牌寫着該旅舍的名字，但由於相信那人的指示，因此沒有下車，巴士於停站後再度開啓時，車上剩餘的幾個乘客似乎都有點緊張，向着我們嘰哩咕嚕地說了一番話，又不斷指着前一個站旁的幾座建築，我們直時才恍然大悟，原來他們看見我們背着大背囊，想來定是去找旅舍，應當在前一站下車才對，但却因對道兒陌生而錯過了那個站。巴士不久抵達總站，那幾位乘客一邊下車一邊指着遠處的建築物，於是司機亦知道我們的問題了，他用手勢向我們示意，表示很快就會再度開車，我們可在巴士駛經那個站時下車。

在波蘭，不認得路及不曉得波蘭話完全不是問題。你向一個波蘭人問路，他若果不知道，他會替你問另一個人。

有一次我們在繁忙的波蘭街道上找一個巴士站，向一位老伯問路，他想了老半天，然後叫我們跟着他走，他的英語說得不好，但仍努力和我們談話，得知我們是從香港來的，露出高興的神情。他把我們帶到巴士站，還堅持要等到我們上了巴士才離去，又怕我們沒有車票，想把他的車票給我，臨行前還鄭重地祝我們旅途愉快。

波蘭人，教人怎能忘掉你們！

甘絲

在廣場流連的波蘭人。

在廣場做買賣。

酒店機位緊張難求

——菲島避車記

禁遊

聽聞回馬尼拉機位一早爆棚，但可提前到機場輪「候補位」，於是清晨七時就結賬離開大富利度假村，飛車到宿霧國際機場。

機場候機室內放有幾排約共三十張椅，早已坐滿華、洋、菲人，筆者趕忙向地勤人員懇求安排機位，獲派籌後一看，竟然排第一百八十五號！

第一班機九時起飛，八時半負責人叫輪候者上前，於是各個心急人撲前你擠我擁的，希望聽到自己的號數，可以獲得登機證。一輪緊張後，忙碌的工作人員安排了二十八人上機，其餘的二百多（比我遲來半小時的一名菲籍人士竟排二百四十二）就失望地再等下一班機到臨。

跟着九時四十五分與十時半，排位活劇一再重演，獲證者如中彩票般雀躍，失望者猶如鬥敗的公鷄，但仍奢望幸運女神眷戀。

眼見每班機只能收容十多廿名候補機位人士，自己排一百八十五號，最後一班機也未必可以搭到，只好走到出境區的代訂旅客櫃枱，要求找間房歇宿一晚。負責的小姐有禮兼熱心，她把五星、四星以至有蚊子的大富利度假村的電話也搖了，結果都是「沒房」的答覆，在旁一個黑瘦的當地人乘機推銷他的「鳳凰」旅店，說它如何便宜又近機場，不過想想房內無冷氣機及洗手間，就不想冒險了。

正在遲疑不決之際，服務員小姐叫道：「歌詩貝拉度假酒店有房一間，你願意住嗎？價錢是約五百港元一晚。」想想價錢與大富利相差無幾，相信設備也相差不遠吧，於是立即交易，召車前往，結果是出乎意料的驚喜。

原來歌詩貝拉度假酒店（Costabella Tropical Beach Hotel）就在大富利度假村前面的一個海灣，佔地雖然較小，海灘也較細，但附近種上茂密的樹木及嬌美的鮮花，配上紅頂的一排房子，格外令人心悅。

房內擺設也是以籐器為主，但色調暖而不陰沉，兩張床更是大而軟，給人很舒適的感覺。門外有個小露台，擺有一枱兩椅，供人欣賞微風與陽光。

吩咐侍應生在房內噴上殺蚊水以防萬一後，跑到餐廳用午膳。餐廳樓頂甚高，掛了懷舊色彩的金屬吊扇。蝦蟹用籐器盛載，酸菜則放置大貝殼上，一邊吃一邊大讚鮮甜美味。

午後小睡後到泳池享受獨佔清泉之樂，池畔幾名洋人躺在椅上看書晒太陽，彼此互不干擾。黃昏散步海灘，又購得一批稀心的貝殼，但昨日看到的金黃貝殼仍不時腦海中浮現。

一頓豐富的晚餐後睡得特別安寧甜蜜，翌晨僱船遨遊蘇奴海，遊玩完畢心情開朗，竟然叫車到大富利度假村海灘的貝殼檔，與老闆展開一場金貝殼收購戰。

一輪討價還價後終於以九百港元成交，金貝殼終於屬於我了！

在歌詩貝拉酒店逗留到晚上七時半，始依依不捨地離開，照原先在馬尼拉訂好的班機飛離宿霧，豈料運會接着出現。

飛機晚上十時半到達馬尼拉內陸港場，下機後為安全計致電第一晚住宿的九流旅館，想不到旅館竟會見利忘義，因為顧客多，把我訂好的房子租出了，只連聲抱歉就了事。

深夜無處歇足，步出機場被大批揹客的士司機拉拉扯扯，徬徨恐懼之情實難以形容。終於決定僱車到國際機場，希望該處的酒店服務會有幫忙。結果一如所料是五星至有星級酒店都高掛滿座牌。

一名在機場工作的酒店從業員見到我的狼狽情形，表示同情及願意協助，終於安排一間沒有冷氣的房間，費用是港幣二百五十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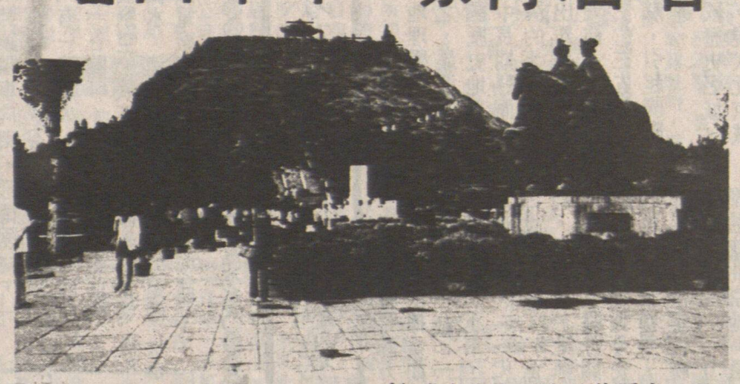
車子到達道所卡爾頓酒店後，看到櫃面的老闆娘似是個年華老去的吧女，付清房租後步上殘舊的樓梯，進入一間狹窄陰暗的小房，甫關上單薄的房門就有巨無霸甲由王出來相近了。

灰黑的床單、硬綳綳的床板、吱吱發聲不停的電風扇、令人發癢的蚊蟲飛虱……瞪着眼睛望天光之時，隔壁不時電話聲響，門外脚步聲此起彼落，於是猜想鄰居可能是妓女賣身之地，心為之發麻了。

漫長的一夜終於捱過，清晨五時草草梳洗後，到達機場等候六時開門，再等櫃位工作人員七時開工，終於八時四十分離開菲律賓國土，心想，我還會重臨此地嗎？及後回港定下來後，又覺得這次旅程十分驚險刺激，不乏樂趣及回味。事實上，如果我不在旅遊旺季與人擠迫，如果我出發前訂妥所有酒店及機位，我的菲島遊應該不是那麼糟糕的。

富歐陸情調的歌詩貝拉度假酒店。

塔白年千 塚青君昭



昭君墓（見附圖）係去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旅遊的人士必到之地，它位於市南郊九公里處，現在已成一個綠松青翠的土丘，高約三米，前面築有階梯及涼亭，沿着兩側小徑可登臨墓頂的平台，飽覽野闊天高的塞外風光。

白塔與昭君墓一樣，歷史都比呼和浩特市長久得多，它座落市東郊十八公里，築於九百餘年前的遼代，較呼市建城早了五個世紀，當時該地名叫豐州。白塔本名萬部華嚴經塔，原是存放一萬部佛教華嚴經卷的浮屠。元末明初時天下大亂，城毀佛仙女下凡，她的國色天姿，令席上賓客塔殘，其後幾百年來歷盡風剝雨蝕、雷擊異常哄動，元帝大嘆地震、火焚水淹，無「走寶」，但反悔已來不及了。她出塞後人理會。到一九七八年政府撥款百萬元進行重修，前後八年，至八六年才告竣工。

該塔屬樓閣式磚木結構，八角七層，通體白色，高五十五米，雄偉壯麗。它與別不同的地方，是塔稱頌的一位女性。

這座昭君墓頗似漢代帝王陵墓的形制，墓包係人工堆壘成的大土丘，高約三十